

泰西新史攬要

一
函七冊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四

初名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

英國

馬繼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敘述稿

法國復立君主

法皇拿坡崙

族

補拿破崙

名

毒痛歐境致遭公憤合兵再敗之於滑鐵

第一節
滑鐵盧戰
後法國情形

法國

盧、拘囚海島、當時英國實爲領袖、其他如俄羅斯、如奧斯馬加、如普魯士、如比利時、如意大利、如巴哇利亞、如殺克生、如馬加、如漢落非、如西班牙等、大小各國、受害日深、蓄怒日久、軍符一至、無不蒐乘補卒、秣馬厲兵、誓雪頻年之恥、計直入法蘭西內地者、共有弁兵一百十萬人、滑鐵盧戰場、遂爲歐洲戰禍之結局、法之淫威、盡遏於此、法之權勢、亦盡滅於此、且將戰未戰、已戰而未罷戰之時、此一百十萬人者、飲食日用、無不取給於法、法民不服、則各健兒紛紛擄掠、財物之搜求、無論矣、卽

至寸絲尺布、亦皆有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之勢、法民之所喪者、多至不可紀極、既而法之師徒撓敗、皇帝成禽、各國共罰法國、以英金六千萬鎊、

按尋常市價約合華銀二垓四京兩

爲犒師、拿坡崙部下之兵、散亡絕滅、各國又強立其

舊君布爾奔氏、使之主持國是、各國之兵、雖多凱撤、然猶抽出練軍、共十五萬人、交英國將軍惠靈吞侯將之、駐防法境、以保護戰勝之權利、而坐收其罰款、此十五萬人者、額給軍糈、與或有分外之要求、前後五年、無不取諸法庫、法民又恐客軍久戍、仍肆擄掠、農商人等、但以能餬其口爲幸、斷無餘力、以納賦稅、昔年法國之雄、爲他國之所未有、此日法人之苦、亦爲他人之所未嘗、○法人之受苦、固屬無出其右、然各國之所以待法者、則殊未見其太苛也、拿坡崙強奪他國之地、雖使之各歸元主、拿坡崙婪索他國之寶器、雖使之完璧歸趙、而一千七百九十

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法國本有之疆界、仍任法人隸轄、法之傳國寶器、仍一任其珍藏、罰令法人犒師之金、數雖不貲、而較之三年以來、拿坡崙罰取他國之兵費、則亦相去天淵也、

法國既一敗塗地矣、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前之威力、今則不能勝

一匹雛矣、欲求一兵一卒而不可得矣、全國之地、爲敵人戍以重兵、而掌其財賦矣、強壯之丁男、屢從拿坡崙爭城奪地、肝腦盡膏原野矣、通商貿易一途、幾不能如碩果之僅存矣、國庫中尙存之金銀、已爲列國取充罰款矣、其各公司股本百金、每歲約可收息五金者、今以無人顧問之故、貶價求售、已賤至五十七金矣、當按期應付罰款之際、不得不稱貸於人、移東以補西矣、且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又遇大兵以後、必有凶年之慘、糧價翔貴、貧苦小民、至有流爲餓殍者、苦中之苦、何可

勝道、法政府乃爲平糶之策、以濟災黎、似此情形、驟圖光復故業、人固不之信、己亦未敢言也、庸詎知比及三年、已漸有萬象昭蘇之意、貿易日多矣、田禾之收穫豐矣、列國所索犒師之款、訂約時限定年期、使之分繳、今乃未及期而悉數清還矣、客兵之壓境者、亦照約先期撤退矣、法之額兵、又紛紛選募矣、富強之基漸定、雄國之名、又使人震而驚之矣、頻年憂疑困阻之苦、一掃而空之矣、此蓋地脈肥沃、民力勤能、枯瘠遂皆有起色、不致使人歎一蹶之不復振也、

法國舊君之氏族、曰布爾奔、

按西人以氏族行名雖冠於氏族之上而人罕稱之即如拿破崙靈香之類亦皆其氏族也拿破崙第一之名則曰

補拿破崙

脫 一千七百九十年、

乾隆五十五年

以君主之權過重、不順民心、法

民逼令遜位、凡伏處二十五年、今爲歐洲列國、強令攝政、既非出於自然、恐民心必不肯服、然而法人喇嘛亭曾作國史、其言曰、此未知法民

之心者也。法之大病、在於民心之不定。歐洲他國、從未有紛更不已、置君如奕棋、類乎法民也者。故各國雖以兵力挾奉其舊君、法民不但無不稱願、且更皆額手稱慶。咸謂時事至此、大家小戶、無不受水深火熱之苦。萬事敗壞淨盡、毫無冀望。卽彼筮仕之流、無論爲民主所舉、君主所命、或以他途進、皆相與扼腕而嗟。一籌莫展、而況各府州縣、俱有外兵盤踞、官亦無權以理事。總之我輩之苦況、皆拿坡崙一人所貽者也。言次、甚有憤恨填膺、搏几大詬者。是故同一法民也、昔日奉拿坡崙若神明、頌之以世上聖皇者、此日則視拿坡崙如寇讐、詈之以天下第一暴主。今幸舊君布爾奔氏、受各國之擁戴、正我輩求之而不可得者、或敢有他志、以速罪戾。且君旣定位矣、民間所舉之官、冀其君於用人行政之大綱、悉照君主之法、改絃而更張之者、較君心爲尤切。於是政府

更酌定嚴律、以預防仍求民主之害、律文中有云、凡有欲求民主者、民間偶語、略涉不敬君上者、私藏拿坡崙之旗幟、懸之其家、以記念昔年用兵之事者、咸卽日拘攣而寘諸獄、審實、殺無赦、且徧設巡邏員役、但見形跡稍涉疑似、立即解交刑部、於是道路以目、法王則反勸政府云、刑法今稍嚴峻矣、使民重足而立、何以相安、盍姑從末減乎、乃政府以次各員皆曰、嚴刑峻法、以鈐制民之重思民主、實爲今日安法之首務、否則反不能安、而法之南省民人、恨拿坡崙尤甚、竟有株連至順從拿坡崙之人、而加以殺害者、復殺耶穌教之人、蓋恐其興復拿坡崙之治法也、法民好惡無常、竟至於此、殊可駭恠、

列國之兵、擁戴布爾奔舊族之君、實爲魯意第十八王、卽位時、年已五十九矣、當國步艱難之際、歐洲各國之虎視眈眈者、旣亟需乎安輯、本

國之流離瑣尾者、又宜加以撫綏、庶幾列國稍免誅求、本國畧存顏色、而且法民歷年以來、已鼓動其好戰之心、以削平歐洲爲榮幸、今必移風易俗、而使之習於耕鑿、勤於工藝、趨於貿易、彼此皆安分守己、而爲太平之民、如是設施、已覺難能而可貴、況其國中之人、又有分門別戶之鋼蔽、甲黨欲東、乙黨卽欲西、彼此相持、牢不可破、法王於此、又必須處以公平、斷以情理、而後能翕然無異議、故論魯意第十八王之才力、本屬未必過人、然心地明白、而其智則精決斷、其仁則溥慈祥、其處事則出以和平、其治民則善能體諒、至各國當時之情勢、王亦知其崖畧、故又能隨時而變通之、人或有腹誹者、王則不加以勉強、隨事而變通之、使人皆適然意滿而去、王又最能勸不和之人、不和之國、而使之和、故世不乏出類拔萃之才力、足以高出乎魯意第十八王者、然恃其才

力、或者反致憤事、豈若王之因方成珪、遇圓成璧、陶融乎萬類、俾決裂不可收拾之國、漸底於無疆之休哉、法人既定、諸事之大有造於法者、遂亦皆次第舉行矣、○布爾奔王族、初旣拂民之心、忽仍重主大邦、甚非易事、當各國擁戴魯意第十八王時、法國之在歐洲、體面全夫、貧窘萬分、法民自悔前非、故仍喜而奉之、然而法民之心、固屢變不窮者也、從前去國之法民、皆恐危亡之禍、懸於眉睫、悉舉其田產、以賤值鬻之、他姓、今由危而安、由亡而存、得地之戶、皆恐故主重歸、追理舊業、國家或將左袒、此其不安者一、敗殘流落之兵、追念昔日從戎屢勝之榮、謂今何不再圖大舉、以增光耀、我丈夫也、豈甘以家食老、此其不安者二、拿坡崙朝之身受殊榮、家叨厚祿者、至此剗削無遺、怨聲遂作、此其不安者三、有此三不安之人、彼此刺探朝政、偶有關失、卽乘機鼓煽、以興

民自主之心、法民本久有此心、祇以拿破崙在位之時、勞民於外、國勢
悖興、民志旣紛、無暇重求之耳、布爾奔族復登王位、魯意第十八王苦
心孤詣、以致太平、而民反以爲淡而無味、况又有田主舊兵遺臣之唆
聳、遂又謂民主一舉、實爲當務之急、當國家立一新章、正欲頒行之際、
忽報巴黎民變、兵弁四路彈壓、亂民倔強不服、此法京之亂也、外省亦
有蠢動之勢、各大吏飛章告急、而惜也、法廷之平此亂民、仍倚恃其勢
力也、被殺者旣甚衆、以用猛之道懲民、民自不敢逞、然會匪之謀叛者、
潛滋暗長、王之世子斗孟麗侯爵、又遭拿破崙黨人、僞發癩疾、突然刺
死、雖爲刺客者、決非良士、實則徧國中、人皆以爲我輩之苦、惟王所貽、
其心已盡如癩人矣、而又不喜笛措碎之爲宰相、遂有誣訴法廷者、謂
刺殺世子、實笛措碎之主謀云、

魯意第十八王享國八年、疾作、薨於位、有綜核其生平、而將加論贊者、謂王在位八年中、兵革不興、亦殊有益於國、國家雖不甚安、而農工商賈之屬、皆有生色、農人則春耕秋穫、不違其時、工人則織布紡紗、獲利日厚、民困已蘇、而漸有豐亨豫大之象矣、且補種新法、又較舊法爲精、所產之糧、不可勝食、江海中往來輪舶、亦年多一年、各海口貿易之數、較王初卽位時、實增一倍、織絲一業、更見興盛、可見民之度日、必大勝於曩時、與他國通商、則增一半、從前股份票價、每百金之資本、僅值五十七金者、至王之末年、已值一百四金、國庫支放之款、少於徵收之款、斷無入不敷出之慮、然又非重斂以肥公室也、又非創立收稅之新法、以剝民之脂膏也、但以法民咸有蒸蒸日上之勢、納諸國者、自見其多、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嗚呼、豈虛語哉、蓋栽培元氣者、垂六七年、法國之

第六節
韓禮王第十

權、又將不弱於他國、兵額凡二十五萬名、平常兵艦九十號、別有額外之艦、及大兵艦若干號、

魯意第十八王、僅有一世子、卽斗孟麗侯也、旣遭亂黨刺斃、王嗣已絕、今王又謝世、其弟韓禮第十承大統、年已六十有六矣、當其少時、正值民情蠢動、家國淪胥、恐禍及已、遁居他國、流離轉徙、幾不止半生道長、然雖備嘗艱苦、而悠悠忽忽、不能察國亂之所以然、故觀其外貌、則和藹而聰明也、聆其語言、則靈變而敏捷也、及考其居心、驗其行事、則膚淺至極、國家宜握要以圖者安在、俱懵然而無所知、惟好馳馬以爲樂、其足冠乎法人者、亦惟駕馭神駿、無不如志之一端、蓋雖白雪盈顛、猶未減少年意興也、又其生平、頗知好道、乃緣心地糊塗之故、後竟倒持太阿、以授天主教中之神甫、神甫幸得干預朝政、凡所設施、動多窒礙、

恐法禍又自此始矣、

罇禮第十王卽位、初政似甚可觀、兼之法國連歲豐登、本已太平無事、王之訓詞、亦甚深厚、凡事能下體輿情、又於卽位之先、許民數事、內有一條云、國中開設新聞紙館、予必照各國通行之例、毫不禁止、俾得盡言、法人大悅、以爲既有報館、民之苦情、皆可直言無隱、上之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後益我民生、必無窮盡也、是以歡欣鼓舞、奉以爲君、○又有一事許民曰、

按泰西定律凡人君將卽位之先必歷言其所志他日期見諸施行

國家將賜帑英金四千

萬鎊、分給從前失地失產之人、議院中有大不願者、而法民則衆口一辭、皆謂此舉甚當、蓋緣前年法民滋事之際、國家惡之、查封田產而入之官、旣而法民中、無論當局旁觀、皆以法廷此舉、似太不公、宜取原田、仍還原主、法廷未便聽從、然繳價到官、領墾官地之人、則已惶惑之至、

第八節
法人疑王
受教士之
惑

未卜異日畧有反覆、此地應歸誰氏、職此之故、通國田價、幾似程不識一錢不值、謂雖以重價購之、猝未能據爲己有也、罇禮第十王、今撥國帑以酬地價、田主之心安、法王之位亦安、

罇禮第十王、初繼其兄魯意第十八王之位、衆人幸愜夙願、歌頌不諼、乃卽有人風聞王惑於天主教中之神甫、國事孰宜興、孰宜革、多惟神甫之言是聽、似屬太過云云、衆初未之信、乃爲時未幾、罇禮王惑溺之私、彰明較著矣、王新定律文曰、有敢褻瀆禮拜堂者、殺、有敢褻瀆聖餅者、殺、就刑之先、更須治以生罪、夫天主教人、如瞽者之一物、無所見、乘王好道之隙、妄欲自高位置、剴勸淫刑以逞、固然其無足怪、特怪王以一國之主、而竟定此荒唐之律、致任天主教會人、志得意滿、巴黎都城內外大街小巷、常有人揚旂來往、宣布新律、導以王族、皆步行、而國之

大臣及上下議院人員、無不追隨恐後、提督蘇嚕岱、以極品武員、教會責以前事之過、令與奴僕爲伍、執燭相隨、此一千八百二十六年

道光六年

事也、法民見此情景、口雖不言、而心大不願、繼又風聞王係天主教之

耶穌會裏人、耶穌會與耶穌教相反、耶穌教既獨樹一幟、天主教卽創設耶穌會以相混、蒙誘民仍奉天主教、既而耶穌會中人至各國擾亂其國政、各國乃無不惡

之按此係耶穌天主兩教之分法民狃於耶穌會誤人家國之說、心更疑貳、旋又查明、王

簡派教其世子之二師傅、一實耶穌會裏人、從此民心全變、王欲有所

舉動、民必先以意測之、曰、此必有害我之意也、民心於是又全失、

巴黎各報館、皆以神甫祇應司教化、不應在王所干預朝政爲言、崇論

宏議、日出不窮、王惡之、卽日下令申禁、而民志愈離、無奈姑從寬典、民

又知其非出至誠、於是罅禮之聲名、一旦蕩盡、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道光

年、王親閱營伍之際、巴黎各士卒、皆齊齒作聲曰、嘶、按西人輕薄已甚、且

之際皆作此聲

有口出不遜之語者、王大怒、卽日下令、盡革各兵名糧、而又昏憤糊塗、各種兵器、並不限令呈繳、於是各革兵手中、皆有利械矣。○民間一聞此事、心更不服、王欲舉行新政、無論其合理與否、杯弓蛇影、無不懷疑、幸其執政大臣、尙有明勝於王者、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請王降旨、斥責神甫、不許再擅教導百姓之權、然爲時未久、全班大臣、皆挂冠而去、王卽命王族玻璃烏、爲新班大臣領袖、照例自辟僚屬。○考玻璃烏之心地、甚屬慈祥、但生平有兩大病、萬不能使之執政、旣執政矣、王有所命、無論事之當否、無不奉行維謹、一大病也、其心亦溺於天主教、二大病也、故耶穌會中人、聞玻璃烏新握朝綱、無不額手稱慶、然正惟若輩之稱慶、而引以爲大戚者、已徧國中矣。

新班大臣旣得志、與民舉之下議院員、如冰炭之不相合、下議院員請

於王曰、側聞民間之訾議新班大臣者、不遺餘力、可爲該大臣不能下體民心之明證、今王力排羣議、加以顯擢、誠恐有誤國殃民之舉、王曷不審慎以圖之、各新班大臣聞之、震怒、急責下議院曰、下體民心、惟爾院之責、今乃不知己過、反肆謗毀、其卽日散值回里、毋溷朝章、旋令法民、重舉新官、入下議院議事、不知各新議員、尤爲風厲、且與玻璃烏一班人、顯爲水火、王又惡之、○是時、巴黎新聞紙館、多深明事理、洞諳時局之主筆、於化導百姓之權、大有關係、百姓恒視其議論、以爲向背、今見新班大臣舉動乖張、皆大不服、凡勸民不可順從若輩之語、搖筆卽來、玻璃烏忿甚、謂法民本各安分、其偶有面從心違者、祇爲日報之所簧鼓耳、我若禁設報館、當必平安無事、旋以此意商之於王、王亦自維曰、昔年、我兄爲人所弑、亦祇容忍小民之故、今宜以火烈之政、使民望